

内部参考

失去的胜利

(德) 弗里茨·埃里希·冯·曼施泰因著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

失去的胜利

钮先鍾 译

战士出版社出版

*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一二〇一工厂印刷

*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18 印张 419,000 字
1980 年 12 月第 1 版 1980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15,500

书号 5185.3 定价 1.90 元

内部发行

说 明

《失去的胜利》是德国弗里茨·埃里希·冯·曼施泰因（有译为曼斯坦）著。曼施泰因（1887—1973）是纳粹时期的德国元帅，曾参加过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本书从德军方面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要战役作了记述。

为使我军干部在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广泛了解各国的观点和材料，特将此书翻印出版，供研究参考。

本书系钮先鍾译，台湾军事译粹社一九六〇年出版。此次翻印时未重新校订。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

一九八〇年四月

译者序言

在上次大战中，德国最后固然还是失败了，但是若从某一种立场上来看，却可以说“非战之罪也”。诚如李德哈特所说的话，在上次大战中的德国将领，就他们这一行职业上来说，的确要算是出类拔萃的。所以尽管德国是战败了，但是德国军人在将道方面所留下来的成就，却还是不仅值得世人景仰，而且也更可供学习的模范。

在上次大战中，德国方面固然是名将颇多，但其中最值得崇拜的，却又应首推下述的三个人：曼斯坦元帅，隆美尔元帅，和古德林上将。这三个人都各有其特殊的天才和成就，几乎可以说是分不出高下。换言之，也就都值得加以介绍，和让大家用他们的言行，来当作研究将道时的重要参考资料。

古德林的回忆录出版得最早，已由我译为中文，译名为“闪击英雄”，曾在本刊连载（第二卷），后来也印有单行本问世。隆美尔不幸早死，所以他本人没有写回忆录的机会，但是他却留下了许多的札记、日记、信件等，以后由李德哈特将其编辑成书，即所谓“隆美尔文件”。虽然不是他本人所亲自撰拟的，但因有原始资料为依据，而且又是由名家所主编，所以其价值也并不亚于回忆录。这本书也曾由我译出，并在本刊连载（第三卷），也有单行本。

当我把古德林和隆美尔的两本书译完了之后，马上就立下了一个宏愿，要再把曼斯坦的回忆录也介绍给国人。可是一等

就是好几年，曼斯坦的回忆录直到一九五五年，才用德文出版，又过了三年到一九五八年，才再有英文译本出现。我在去年年底获得了英译本，就决定将其译出，并仍在本刊连载。

研究军事学术的读者们也许不再需要我多作宣传，就早已能够明了这本书的价值。可是为了作这篇短序的结束起见，我愿意把英国“国际事务”(International Affairs)季刊上的书评引述如下：

“这本书很可能合理的被认为，是曾经出版过的有关第二次大战中作战方面的书籍中，最重要的六本著作中的一本。曼斯坦元帅也许要算是德国所产生的最伟大指挥官。在任何军事科学的图书馆中，它都应该是一本经典名著。”

前 言

(李德哈特作)

一九四五年我曾经讯问过许多德国将领，他们一致的意见都是认为曼斯坦元帅已经被证明出来为他们陆军中能力最强的指挥官，他们都最希望他能出任陆军总司令。这是非常明显的，他对于作战的可能性具有一种超人的敏感，对于作战的指导也同样的精通，此外比起任何其他非装甲兵种出身的指挥官，他对于机械化部队的潜力，又都有较大的了解。总括言之，他具有军事天才。

在战争的最初阶段中，他以一个参谋军官的身份，在幕后发挥出来一种伟大的影响。以后他又变成了一个杰出的指挥官，并且自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四年，在东战场的巨大决斗中，担负着一个重要的任务。他对于这些战役所作的详细记载，尖锐的批评，和非常有意义的启示，联合起来使他这一本书对于第二次大战的历史，作了最重要和光荣的贡献。

曼斯坦一生事业中有一个特点，就是至少在德国以外，他最出名的事迹却是发生在他还是一个相当低级将领的时候，而且他也并未作实际的参加。因为造成其大名的主因，是他对于一九四〇年德军攻势计划设计（或者应说是改造）时所发挥的影响作用。这个计划终于突破了西线，使法国沦亡，产生了其一切远大的后果。这个新计划于是就被称为“曼斯坦计划”

(Manstein Plan)，其要点即为采取期待性最小的作战线，透过遍布森林的安德内斯（Ardennes）山地作决定性的突破。这是应该归功于曼斯坦的，因为他不仅是新计划的拟定者，而且也因为他的努力，才使新计划代替了旧计划。后者是主张通过比利时作较直接的攻击，那是很可能会遭遇到阻击的。

在那个时候，曼斯坦是云德斯特集团军的参谋长，当他主张改变计划的辩论使他的长官们感到刺激时，于是他就被挤出了总部，明升暗降的做一个预备（步兵）军的军长。接着在听取了曼斯坦的意见后，希特勒终于施加压力，才通过了这个新计划。这本书对于这些争论，和这个计划的演变程序，供给了许多的新资料。

在这个攻势的重要开始阶段中，即切断联军的左翼并将其围困在海峡海岸上，曼斯坦的军仅仅是一个跟进的部队而已。但在第二和最后的阶段中，它却担负着较重大的任务。在他的活跃领导之下，他的步兵用徒步行军的方式来与装甲军赛跑，一路向南狂奔，越过了索穆河和赛纳（Seine）河，直抵罗里（Loire）河。

在法国崩溃之后，希特勒希望英国人会求和，但当他失望时，才慢慢地和没精打彩的，开始准备作一个渡过海峡的侵入战。曼斯坦奉命率领他的军参加第一批的登陆行动，因此移驻波罗根，加莱斯（Boulogne Calais）地区。他的书对于这个问题，对于战略路线的选择，和对于希特勒转而攻俄的动机，都有很精彩的评论。

在一九四一年侵入俄国时，曼斯坦得偿其夙愿，调任第五十六装甲军的军长。在战役开始阶段中，他率领该军作了最迅速和深入的突击，从东普鲁士到维拉（Dvina），四天之内前进了约二百哩。以后又调往南方升任第十一军团司令，他突破了

要塞化的皮里可普地岬 (Perekop Isthmus)，突入了克里米亚半岛。一九四二年夏季，他又攻克了克里米亚的主要中心，苏俄在黑海上的主要海军基地，著名的席伐斯托普 (Sevastopol) 要塞，遂更进一步证明了他精通围城战的技术。

于是他又被调往北方，准备指挥对于列宁格勒的攻击。但因为一九四二年的德军主要攻势已遭失败，包拉斯 (Paulus) 的第六军团也坑陷在斯达林格勒城中，于是他又被紧急召回，担负救出第六军团的任务。因为希特勒禁止任何撤退，拒绝同意曼斯坦的主张，不让包拉斯向西突围以与援军相会合，所以这个努力终于失败了。在本书“斯达林格勒的悲剧”一长章中，是充满了重要的启示，尤其是因为在前一章中，对于“作为是最高统帅的希特勒”有极透彻的分析，所以就更显得其有启发性。

包拉斯投降之后，在俄军前进的压迫之下，德军的南部战线发生了广泛的崩溃现象。但是曼斯坦却救住了这个局面，他作了一个卓越的侧面反击，夺回了卡尔可夫，使俄军仓皇败退。这一次的反击为曼斯坦一生事业中的最精彩作战表演，在全部的军事史中，也要算是第一流杰作。只要军事学的研究还继续存在，则他对于这次作战的详细记载，为了其教育性的价值，就永远值得加以研究。

接着在一九四三年七月间，德军在东战场上对于库尔斯克 (Kursk) 突出地，发动了其最后一次大攻势，此即所谓“卫城”作战。曼斯坦的南面集团军构成其右钳。它获得相当程度的成功，但因为构成左钳的中央集团军未能达成任务，结果还是劳而无功。此外，正当紧要关头，由于联军在西西里登陆，希特勒又调了几个师的兵力前往直意大利。在阻止了德军的攻势之后，俄军现在就开始沿着一个较宽广的正面，发动其规模较大

的攻势，而且其兵力也正在日益增强。

从那个时候起，德军在战略上就被迫采取守势了。曼斯坦此后一再奉命扭转危局，这都要算是“将道”中的最艰难任务——面对着远占优势的敌军，作且战且退的行动。

他表现出来伟大的技巧，总是以少击众，一再阻止了俄军的冲突，使俄军的西进受到了极大的迟滞。他的战略防御观念是特别重视用来达成防御任务的攻势行动。他总是在寻找反击的机会，只要一有这种机会，他是决不放过的。但是当他主张应退远一点（即战略性的撤退），以便对一个伸展过度的敌军发动反击时，可以更有弹力的时候，希特勒却总是不肯听话。

希特勒是不愿意批准任何撤退的行动，所以断送了每一个稳定战线的机会，并且与曼斯坦的战略观念一再发生了冲突。曼斯坦与他的多数同僚不同，还保持着说老实话的普鲁士旧有传统，无论在私人谈话和会议中，他都敢于对希特勒作强烈的批评，这是其他的人所不敢效尤的。希特勒虽然不耐但却忍受了这样长久的时间，足以证明他对于曼斯坦的能力，也是十分敬佩的。这与希特勒对于多数的将领和整个参谋本部的态度，是恰好成一个对比。但是累积的效果也终于有一天使希特勒不能忍受了，尤其是每一次事后看来，都总是证明出曼斯坦的警告又是不幸而言中了。所以到了一九四四年三月间，希特勒终于达到了其耐性的极限，把曼斯坦藏之高阁了，不过他的态度还是非常有礼貌，这对于希特勒而言，可以说是很难得的了。

这样就结束了联军最可怕的军事对手的一生事业。这个人是能够把近代化的机动观念和经典化的运动意识合为一体，而且又精通技术，和具有伟大的推动力。

作者原序

这本书是一个“军人”的个人记载，在其中我曾经故意的避免讨论政治问题，或是与军事方面无直接关系的事项。就这一点而论，也许值得引述李德哈特上尉（Capt. B. H. Liddell Hart）所说的一段话：

“这次战争中的德国将领要算是他们这一行职业中的最好产品——无论就何处而言都是一样的。假使他们的眼光能够更放宽一点，而认识更深入一点。则其成就也许还会更好。不过假使他们已经变成了哲学家，那么他们也就不再是军人了。”

我曾经尽量对于事情，不作事后回顾的看法，对于我的经验，观念和决定，都是以当时的实况为准则而来加以叙述的。换言之，我不是以一个历史研究家的态度来著书，而是一个实际参加者的身份来叙述一切。但是尽管对于一切的经过，和有关的人物，以及他们所作的决定，我都是尽量尝试作客观的记载，但是我个人的意见却还是主观的。虽然如此，我仍希望我的记载对于历史家能有相当的用处，因为即令是他们，也不能够专靠档案和文件来获得事实的真象。一个应该知道的必要事项即为主要的人物在当时是如何思想，和对于局势是如何的反应，这个问题的答案却是在档案或战争日志中很难于找到的——即令找得到，也决不会完全。

在叙述德军一九四〇年西线攻势计划的形成时，我是违反了希克特上将（Col. Gen. V. Seeckt）的遗训，即参谋本部

军官应作无名英雄。我觉得我现在是有采取这种行动的自由，因为这个问题是老早就已经成为公开讨论的对象——不过这却并非由于我自己的行动所引起的。实际上，是我过去的总司令，云德斯特元帅，和我们的作战处长，布鲁门提特将军（Gen. Blumentritt），首先把这个计划的故事告诉李德哈特。（当时我却没有机缘与他会晤。）

在这个对于军事问题和事件的记载中，我也偶然的把一些个人性的项目包括在内，因为我相信即令在战争中，也还有人性的因素。在本书后面几章却缺乏这种人情味，其原因是在这个阶段中，我的责任沉重使我感到忧烦不堪，所以无暇及此。

我在第二次大战中的职务使我对于一切事情的叙述，大致都是站在较高级将领的观点上来看的。不过，我却希望在这里特别声明一下，在整个战争中的决定性因素是德国军人的自我牺牲和勇敢尽责精神，加以各级指挥官的能力和责任感。使我们赢得胜利者就是靠这些素质。专凭这些素质才使我们能够对抗具有压倒优势的强敌。

我在写这本书的同时，也希望对于在战争最初阶段中，做我的总司令的云德斯特元帅表示诚恳的谢意，因为他总是完全信任我。此外，对于我所指挥的各级官兵，以及在各个不同的司令部中与我共事的人员，表示同样的谢意。尤其是对于我的参谋长和参谋本部军官们更应如此，因为他们经常辅助我并给我以忠告。最后我还要感谢帮助我写作和出版这本回忆录的人们（名单从略）。

曼 斯 坦

曼斯坦元帅简介

艾理克·封·曼斯坦 (Erich V. Manstein) 在一八八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出生于柏林。他的原姓为李温斯基 (V. Lewinski)。他的父亲，艾道尔德 (Eduard v. Lewinski)，是一个炮兵军官，最后升到了军长的位置。当艾理克做了其母舅曼斯坦将军的义子之后，才改姓曼斯坦。

曼斯坦在斯塔斯堡 (Strasbourg) 入学读书，然后在入伍生团 (Cadet Corps) 中度过了六年时间。一九〇六年，他进入了第三近卫步兵团。一九一三年到一四年他在陆军大学 (War Academy) 求学。

当第一次大战爆发时，他在比利时，东普鲁士，和波兰南部，充任第二近卫预备团的副官。在一九一四年十一月间负了重伤之后，从一九一五年五月起，他就连续在加尔维兹 (V. Gallwitz) 将军和比罗 (V. Below) 将军的军团部中充任幕僚人员。一九一五年夏季中，他参加了波兰北部的攻势，从同年秋季到次年春季，他又参加了在塞尔维亚境内的战斗。一九一七年春季，他又参加了凡尔登 (Verdun)，索穆河 (The Somme) 和艾斯尼 (Aisne) 等会战。同年秋季，他调任驻柯尔兰 (Courland) 第四骑兵师的作战科长 (GSOI)，一九一八年五月间，又调往西线上第二一三步兵师中任同一职务。在一九一八年五月和七月间，他参加了莱门斯 (Rheims) 攻势，并一直在法国作战直到休战时为止。

在第一次大战以后的时代中，曼斯坦曾经充任各种不同的参谋和队职。一九三四年，他升任了柏林第三军区司令部的参谋长。一九三五年又升任陆军参谋本部中的作战处长。到了一九三六年十月间，他已经升到少将，并充任参谋次长(Ober-quartiermeister I)，而成为参谋总长，贝克将军(Gen. Beck)的副手。

一九三八年二月间，弗里特希伯爵(Baron V. Fritsch)被免去陆军总司令的职务，他也因而解除了在参谋本部中的职务，转往李格尼兹(Liegnitz)去任第十八师师长。同年他又以一个军团参谋长的身份参加了苏台区(Sudetenland)的占领工作。

一九三九年总动员中，曼斯坦做了云德斯特(V. Rundstedt)南面集团军总部中的参谋长，参加了波兰战役。一九三九年十月间，他又以同样的身份，随同云德斯特去到西线上接管A集团军。在这里他被卷入了一个有关攻势计划的争执中，直到曼斯坦被挤出了集团军总部，左迁了一个军长的位置之后，他所拟定的计划才为希特勒所采用。在西线战役中，他领导这个军作战有功，并获得了“武士级十字勋章”(Knight's Cross)。

在法国的战争结束之后，曼斯坦有一段时间是忙于训练他的军，以准备侵入不列颠。

一九四一年三月间，他调任第五十六装甲军，当德国向苏俄发动攻势时，他就率领该军从东普鲁士冲到了依尔门湖(Lake Ilmen)。同年九月间，他升任了第十一军团司令，克服了克里米亚，并粉碎了俄军在克尔齐(Kerch)的反登陆。当塞瓦斯托普(Sevastopol)陷落了之后，他就升任了元帅。

一九四二年八月间，曼斯坦元帅奉命担负攻占列宁格勒的任务，但这个作战始终并未执行。虽然如此，他却负责在拉多加湖(Lake Ladoga)毁灭了一个苏俄的军团。

一九四二年,当俄军已经在斯大林格勒的两侧实行突破,并把第六军团完全包围了之后,曼斯坦元帅奉命指挥顿河(Don)集团军,以后又改为南面集团军。在解救第六军团的企图失败之后,他又指导德军苦战,以来救住了德国的南翼,最后并于一九四三年三月间,在卡尔可夫(Kharkov)赢得了一次伟大的胜利。因此他在武士级十字勋章上面又加上了橡叶(Oak leaves)。

一九四三年夏季中,曼斯坦参加了德军在东战场方面的最后一次攻势:“卫城”作战(Operation Citadel)。在这次作战叫停之后,他又继续领导南面集团军作了一连串的困难防御战,包括撤退到聂泊河的后方在内。一九四四年三月底,当德军早已退到了波兰国界上的时候,曼斯坦因为对于东线作战指导问题,与希特勒意见不合,而也终被免职。虽然为了酬报他的功劳,在十字勋章之上,又颁赐了“宝剑”(Swords),但希特勒却从此没有再起用他。

军事名词集解

德国方面

突击炮 (Assault Gun)。具有装甲保护的自走炮 (SP)，装在第三号 (Mark III) 战车的底盘上。担负对步兵的密切支援任务。

旅 (Brigade)。与英国的独立旅群和美国的团级战斗群 (RBT) 大致相当。德国一个“团”即已相当于英国一个旅。

摩托化师 (Motorized Division)。由摩托化步兵所组成，以后改名为装甲步兵师 (Panzer Grenadier Division)。

最高统帅部 简称OKW，原名为 Oberkommandoder Wehrmacht。

陆军总司令部 简称OKH，原名为 Oberkomommando-der Heers。

空军总司令部 简称OKL，原名为 Oberkomommando-der Luftwaffe。

海军总司令部 简称OKM，原名为 Oberkomommando-der Kriegsmarine。

装甲军 (Panzer Corps)。由装甲师所组成的军，其中也包括着摩托化步兵师，后来改为装甲步兵师。

团 (Regiment)。一个步兵团共有十四个连，通常为九个步枪连，三个机枪连，一个突击炮连，和一个战防连。

俄 国 方 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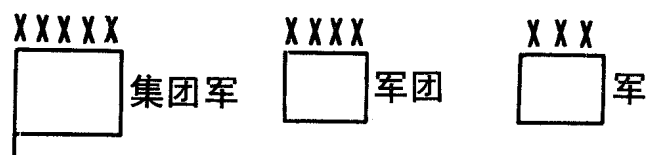
方面军 (Front)。大致与一个集团军 (Army Group) 相当。

机械化军 (Mechanized Corps)。包括着三个机械化旅和一个战车旅，加上炮兵和特种兵器。一个机械化军的编制为二三一辆战车及 (或) 自走炮。

战车军 (Tank Corps)。包括着三个战车旅和一个摩托化步兵旅，加上炮兵和特种兵器。一个战车军的编制为二三一辆战车及自走炮。

步兵师 (Rifle Division)。大致与一个德国步兵师相当。

地图中所使用的符号



旗代表司令部位置

